

粉笔灰里的光阴

□ 石金花

惊闻齐老师病逝的消息时,窗外的梧桐叶正被暖阳染成金褐色。近四十年光阴倏忽而过,可老师站在讲台上的身影,依旧清晰得仿佛能听见他讲课的声音穿透岁月而来。

我在师范读书的那些年,知识的河流还未像如今这样奔涌成海。我们汲取养分的方式,除了课本上油墨飘香的铅字,便是老师们在课堂上播撒的星光。

齐老师的心理学课,是我青春里最明亮的那束光。他总能把枯燥的理论知识讲得鲜活生动,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迷宫讲到斯金纳箱里的鸽子,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到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……那些国内外心理学家的故事和著名实验,像一颗颗投入心湖的石子,不仅让我听得如痴如醉,更在我的心里漾起了对心理学的无限向往之情。课后,我总爱泡在图书馆里,循着老师提及的书目一本本找来看,从《梦的解析》到《教育心理学》,书页间的批注里藏着少年人最纯粹的好奇心。

当时的我并不知道,这份由齐老师点燃的兴趣,竟成了伴随我一生的热爱。如今的我,无论是在生活里遇到困

惑,还是教育孩子时需要智慧,那些从他课堂延伸开来的知识,依然能给我带来温暖的指引。

记忆里最鲜活的片段,总与黑板上的字迹有关。齐老师最初的板书是工整端庄的楷体,一笔一划中透着严谨。可忽然有一天,黑板上铺满了舒展的斜体字,像一群踮脚起舞的精灵。那时的我正是调皮的年纪,下课铃一响就追着老师问:“您怎么改字体啦?”

老师转过身,慈爱的眼睛笑成了弯月:“那你觉得这种字体怎么样?”

我脱口而出:“不习惯,还是原来的好看!”话一出口,我就有点后悔了,而老师只是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第二天上课,黑板上又换回了熟悉的端庄字体,我却在私下里偷偷练起了那些斜斜的笔画。齐老师不知从哪里看到了我的练习本,竟然在课间特意过来,握着我的手,纠正运笔的角度。

彼时,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的指节上,粉笔灰在光柱里明灭浮动,岁月静好,生命温暖。

因为这份对心理学的偏爱,也因为骨子里的那点调皮,我成了齐老师办公室的常客。他从不因我的顽劣而苛责,

总能从作业本的批注里、课堂提问的眼神里捕捉到我的心思。每次在校园里遇见,他都会笑着问起我的学习和生活,那些细碎的关怀,让我笃定地认为,自己会是老师永远记得的学生。

毕业后,人事纷扰,流年斑驳。我虽没能常去探望老师,但我始终关注着老师的境况。通过亲朋好友的零星消息,我知道他退休后依然保持着读书、摄影的习惯,依然会和年轻人探讨心理学的新进展……

此刻,书桌上还放着当年模仿老师字体的练习本,纸页早已泛黄发脆。那些斜斜的笔画里,藏着一个少年对知识的敬畏,对师长的仰慕。齐老师就像一粒种子,在我心里种下了对心理学的热爱,也种下了师者的温柔与智慧。如今,这粒种子早已长成大树,而播撒种子的人却悄然远行。

微风卷起落叶,发出沙沙的声响,像是老师在轻声叮嘱。愿天堂里也有洒满阳光的课堂,愿老师在那里依旧能讲他热爱的心理学,依旧能写下好看的板书。学生在人间,带着您的教诲认真生活。也许这便是对您最好的怀念。

离亭燕·师生情

□ 吴玉珠

六秩校园风采,
师品正生膜拜。
蒙苑秀葩开绚丽,
遍地李桃真帅。
勤奋智盈怀,
飒爽英姿豪迈。

庆典歌飘天籁,
传喜报助章戴。
硕果盈枝香至远,
誉满门惊国外,
细雨润无声,
致杏坛耕耘爱。

七绝·教师颂

□ 陈凤慧

讲台三尺献青春,
沥血呕心育后人。
戴月披星逐梦远,
满园桃李溢芳馨。

教师颂

□ 卜庆萍

三尺讲台上
您的眼睛像星星
孩子们望着天
看春天的溪流和花朵

双手沾满粉末
智慧的阳光播种希望
为人师表言传身教
用微笑呵护稚嫩的心灵

额头爬满皱纹
汗水浸透无私和博爱
红烛燃尽生命的颜色
无尽的道路从这里延伸

您是冬天里的一棵松
从没停止过对春的复苏
攥一把生命的泥土
黑发积霜织日月

在一片真诚的祝福声中
又一个沉甸甸的九月来了
您的自豪是桃李芬芳
累累硕果醉金秋

插柳之恩

□ 侯玉杰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我就读于下石土小学——苍土乡的一所中心小学。那时,全乡各村屯以及邻近乡镇的孩子大多在这所小学读书。

时光虽早已流逝,我却始终忘不了那些给我留下深刻回忆的人。那时候,学校的老师大都是外地分配来的,至今我仍然记得一部分老师的名字,他们是常江龙、卜宪武、白德林、庄文秀、李振田、吴俊德、吴俊峰、许淑琴和王淑芬等。这些老师德才兼备,在我们这些学生的心目中都很有威望。

春蚕一生没说过自诩的话,那吐出的银丝就是丈量生命的尺子。我一年级的班主任是许淑琴老师。她讲课一

向生动,其中一堂语文识字课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为教好认读,她特意编了一套口诀,“朝”字是“上十对下十,日头对月亮”,“激”字是“白方文要过河”。朗朗顺口的口诀,让学生们很快就掌握了这些字。

还记得当初学校有两位老师的字写得非常好,几乎赢得了全校师生的赞叹,他们就是吴俊德、吴俊峰两位老师。后来,我听说这两位吴老师是蒙古族书圣哈旺加卜的家人。原来是家学渊源呀!

有一次,学校举办朗读会,班里选了我作为代表参加。那时,我个子很小,讲台却很高,还是六年级的常老师

抱我上了讲台,给予了我温柔有力的托举。在我全力以赴之下,我获得了那次比赛的第一名,并得到了一个木质文具盒。从那时起,常老师的身影便倒映在了我的心田,留下了迷人的剪影。

岁月静好,人生如梦。我师范毕业后,被分配回到家乡下石土小学任教。如今,下石土小学原址已变成村委会办公地址,苍土乡各村屯的孩子们则在崭新的苍土小学上学。

时至今日,我仍时常庆幸我的童年是在下石土小学度过的,时常庆幸我在这里得遇了多位恩师。

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。插柳之恩,终身难忘。

师恩难忘

□ 张若曦

我热爱文字、热爱写作,却被困在一双双不屑的目光里。有些人甚至质问我,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,如今AI什么写不出来?我满腹委屈,却无从诉说,连辩解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怯意,只能默默咽下所有不甘,任凭那个关于文字的梦在打压式的声音里摇摇欲坠。

直到吴老师出现。在我印象里,他从不用单一的标准丈量任何一个孩子,更从未用分数局限我的成长。

我因成绩起伏失意低落时,他轻声宽慰:“不是所有花都赶在同一个花期绽放,你没准是棵参天大树呢。”他说这句话时,眼里有光。

他告诉我,AI写不出人间百态,写不出文字里的山河诗意。

他笃定地说:“你一定会成为老师的骄傲。”就这一句,我撑过了最难熬的那个春天。

其实我知道,自己的文笔并不好,是他一遍一遍地夸赞,才让我有了写下去的勇气。这种赏识教育,真的是赠予我最珍贵的成长礼物。

吴老师给我的,远不止写作上的鼓励。生活上,他一点点教我该怎么自己解决困难,再慢慢引出其中的道理。他对我说:“不给别人添麻烦是初心,不给自己添烦恼是智慧。”

这些话,一句一句嵌进我的骨头

里,把我从灰暗的角落里拉了出来,塑就着我。

去年冬天,我写了一首词给吴老师——

春风化雨润寒苗,长路伴迢迢。解惑语滔滔,授大道、心灯不凋。

愿将寸草,报君琼玉,未语已魂销。欲诉意难描,待他日、花开更娇。

他回了我一个笑脸,说,“词写得不错。践行胜于书本,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,社会是另一个课堂。”

这就是吴老师——你教我如何长大;我学会如何把你教给我的,写进往后的岁月。